

追忆

人生与艺术有着复杂的关系,用真情凝聚的作品会有超越个体人生的生命力。王仁杰的作品不能与别人混同。他的个人风格是与剧种、剧团风格相契合的。演他的戏,会推动艺术家进行新的创作,但不会成为难以沟通的阻碍。剧种应该争奇斗艳,剧团应该各具特色,剧作家应该标新立异。王仁杰不在了,但他的作品会长期留下来。



就百年戏曲史论,不可无此人

——怀念剧作家王仁杰 安葵



梨园戏《陈仲子》



梨园戏《董生与李氏》

仁杰仙逝,大家都很难过。仁杰为人平和,喜怒哀乐不掩,成就很高,不以骄人,所以男女老少的朋友都喜欢他。关于仁杰剧作的特点和创作道路,已有很多研究和评论文章,笔者除单个剧评外,也写有《良传统而后超越》(《剧本》2001年第3期)和《是非感 幽默感 沧桑感》(《戏曲研究》第85辑)两篇文章谈对仁杰创作的认识。现在他突然离开,再也听不到他滑稽而又犀利的言词,看不到他谈笑风生的样子了,怅然之余,想谈两点想法。

第一,当代戏曲史应为仁杰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民族传统艺术如何继承和创新,一直是着重探讨的问题。理论研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创作实践来体现。古老剧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更是一个难题。梨园戏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剧种,传承过程中积累了很多优秀的传统剧目,但如使其能返本开新,却必须仰仗功力深厚之人。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仁杰创作的《枫林晚》《节妇吟》《董生与李氏》《皂隶与女贼》等作品,其在全国的影响能有如今之大吗?福建的老戏剧家陈贻亮先生曾说:“王仁杰是武夷剧作社中浸透了戏剧传统达到了融合程度的唯一的剧作家。”结合仁杰的剧作,我们可以慢慢理解陈贻亮先生这句话的深意。仁杰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传统中所没有的,都是新的创造;但又都浸透了传统的韵味——梨园戏的韵味、古典诗词的韵味。这种韵味不是对梨园戏传统表面的模仿,也不只是文词的典雅,这是只读一些传统剧本或者只记诵一些古典诗词所难以达到的境界。当然,梨园戏今天能盛而不衰,还因为曾有曾静萍、龚万里等优秀演员以及导演、音乐等各个领域的艺术家,有求真务实的领导,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剧本是“一副之本”,在梨园戏的继承发展中,仁杰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还有昆曲。近几十年来,大家都强调昆曲要重视保护,但是怎么保护?以《牡丹亭》为例,也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用数十个小时的时间,力求按传奇原本演出。仁杰在尊重传统、敬畏传统理念的指导下,用“缩编”的办法,改出了三个晚会演出的本子,在保存经典和适应当代观众之间找到了一种路子,这也给后面许多经典剧目的改编提供了借鉴。实际上这种“缩编”对剧作家的要求是很高的,保留什么,删减什么,并要使之前后贯通,必须吃透原著,要对精华与糟粕有十分辩证的理解,要懂得观众并应有引导和提高观众的信心,因此确是看似容易却很艰辛的。

对昆曲保护的贡献,对梨园戏传承发展的贡献,仁杰的努力无疑对整个戏曲事业的发展都具有

重要的推动作用。据统计,现在全国有348个戏曲剧种,但有些剧种已处于濒危境地,如何使它们如“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如何使处境好的剧种继续保持花繁叶茂,我们需要有更多王仁杰这样的剧作家、艺术家。

仁杰在《唐婉》的结尾处用画外音唱出:“就百年论,谁愿为此事?就千年论,不可无此诗。”陆游与唐婉的爱情谱写出了一出凄美的悲剧,这样的事情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但由此而写出的《钗头凤》又成为千古绝唱。人生与艺术有着复杂的关系,用真情凝聚的作品会有超越个体人生的生命力。仁杰不在了,但他的作品会长期留下来。今后千年的戏曲史如何写,我不知道,但如写当代百年的戏曲史,我想必须有仁杰和他的作品的一席之地。

第二,在怀念一个人、纪念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总是讲要向他学习什么。仁杰可学习的地方很多,他对民族艺术和戏曲事业的衷心热爱,他呕心沥血进行创作的精神,都堪为楷模。在当前,学习仁杰,我想应该特别提倡剧作家要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我们的时代应该有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可以慷慨激昂,也可低回婉转,可恢宏以壮丽,也可缘情而绮靡,这样才能真正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我在《是非感 幽默感 沧桑感》一文中讲到,仁杰的风格也是在变化中的,稍年轻时,多表现出爱憎强烈、是非分明的感情,数年后则以“幽默”出之,再后则带更多的历尽沧桑的味道。但他个人的风格又一以贯之。他的作品不能与别人混同。他的个人风格又是与剧种、剧团风格相契合的。演他的戏,会推动艺术家进行新的创作,但不会成为难以沟通的阻碍。剧种应该争奇斗艳,剧团应该各具特色,剧作家应该标新立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剧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三代。从田汉、马彥祥到陈白尘、翁偶虹、范钧宏等是老一代,他们是新中国戏剧文学的奠基者,并哺育和影响了几代后人。仁杰属于第二代剧作家,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戏曲创作的中坚力量。至今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仍然创作力旺盛,佳作叠出。就年龄说,他们大概都比我小几岁,所以我一直觉得他们是青壮年。仁杰的离去为我们提出了警告:虽曾有过灿若朝霞,虽曾有过美如夏花,但现在已到了金秋的季节。秋天是美好的,古今诗人留下很多赞美秋天的诗句:“枫叶红于二月花”,“一年一度秋风劲,不是春光胜似春光”,但秋光弥足珍贵。我希望这一代剧作家都身兼两健,继续描绘“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绚丽景色。也希望年轻的剧作家尽快成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创作谈

戏剧是多样的

——谈文献剧场《致勇气》的创作 王炜

5月30日晚上,看完了文献剧场《致勇气》演出之后,广东卫健委的同志说:“来看演出之前,我们想不出来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你们将会用怎样的形式来表现……看完演出后,觉得你们找到了这个形式,而且非常适合,你们快速准确地记录了历史,又让人们再一次感动……”

这个形式就是我们和导演牟森决定使用“跨媒介巨构”的方式创作、推出“疫”文献剧的演出。正如我们在演出介绍开头说明的:不是戏剧,却比虚构的戏剧情节更加波澜壮阔,起伏跌宕;不是新闻,却用真实影像重构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现场;不是展览,却以策展的思维呈现出疫情下的社会心理和众生之相;不是音乐会,却将多重风格的音乐叙述编织成一曲战“疫”的“交响”。

舞台上6个异形屏每分钟平均播放100个镜头,整场70多分钟演出镜头总数为7000多个,合唱歌队、歌唱演员、钢琴、弦乐四重奏……高密度的信息量和直击心灵的音乐在人民记忆和情感的世界再次掀起了波澜,结尾滚动的各界抗疫受表彰的先进人物和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名单,更让人感受到庄严与力量。

为了这个形式,我们确实反复思索过,在接到任务要准备一台战“疫”舞台剧的时候,我们非常明确地定位:这是一台快速反应的宣传报道剧,在疫情还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结果,无法慢慢构思创作。我们只明白要释放人们心里的痛,我们要向全武汉、全中国,后来又向全世界人民在遭遇新冠疫情后很快表现出来的勇气致敬,这也是我们开始把该剧称为《人民的名字》,后来又改为《致勇气》的原因。

我们决定用音乐做叙事结构,但不能把这个作品做成“配乐诗朗诵”,也不能做成“主持词+歌曲串烧”的晚会,当然也不能用惯常的做法:写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通过临摹或虚构的戏剧情节和几个戏剧事件,概念化地表现某种情感和赞美及歌颂……生活中真实的力量已超越了任何一种艺术方式的表达,而时间又不允许我们有足够的沉淀来试图创作一部伟大作品。于是,牟森导演近年实践的“跨媒介巨构”这一展演艺术品类,就成为最为适合的创作手段,而我的同事提出文献剧场,就成为我们作品形式的选择。戏剧的功能和作用之一,就是对公共生活和公共事件的参与和表达。

我们找到了皮斯卡托(沈林教授称之为德国文献剧的鼻祖,布莱希特的老师)的一段话:“戏剧是我们时代破碎的片段,是世界图景的一部分,但永远不可能是包括从根部到分支末梢在内的整体或全部,戏剧是什么?戏剧就是火热的最新的现实世界,是从报纸的每一行中可以跳出来给你强烈震撼的东西。”皮斯卡托之后的彼得·魏斯进一步阐述:“文献剧是一种报道性的戏剧。备忘录、文件、书信……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其他种类的证明材料都是文献剧的基础。文献剧摒弃任何的虚构,采用的是真实的材料,对其内容不作变更,在形式上予以加工通过舞台演出的方式再传播出来。”而新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在更加碎片化的今天,在新技术日新月异、艺术样式更加多样化的当下,许多艺术样式也在不断融合、边界不断模糊,文献剧场也应具有其实用性的意义,它在真实图景与艺术创造之间的表现力具有了更多现实的意义。

一直以来,我们很多戏剧工作者无论是评论家还是学者,包括我自己也常常困扰的一个问题:我们一些戏剧作品过于强调宣传性,只有图解的政策、事件、道理、宣传,而缺少戏剧人物刻画,缺少人性的复杂与多样。其实,这是我们自己对戏剧功能作用、对戏剧样式所存在的理解和认识上的偏见或不足。

文献剧是一种非常适合于宣传的演出样式之一,那么我们可以有效使用好这一样式。而如果想要写好戏剧人物,就用别的方式集中力量去写人物好了,不要再让概念化的人物、乏味的台词充斥我们的舞台,以戏剧的名义伤害戏剧,我们同样也不应以戏剧的名义去阻止戏剧对社会生活更多样化的表达。

戏剧是多样的。



电影《闪亮的军号》在铜川开机

电影《闪亮的军号》在铜川开机。该片由铜川市委宣传部、耀州区委宣传部、宜君县委宣传部联合摄制,铜川红颂歌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和陕西天朗乾坤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少部电影《闪亮的军号》开机仪式,5月29日在铜川市耀州区照金北梁红军小学举行。《闪亮的军号》讲述了一名小学生接过红军老战士的红色军号传承红色基因的感人故事。主办方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给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回信和给牛犇同志写信两周年之际,《闪亮的军号》开机拍摄,对于弘

扬照金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是一次有力的探索和实践。开机仪式上,该片男主角、85岁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为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讲述了一堂生动的红色基因传承课。牛犇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在党旗旗下成长”的过程,勉励孩子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的殷殷叮嘱,感恩新时代,担起革命接班人的重大使命,把红色基因因一代代传承下去。据介绍,电影开机后将在耀州区照金镇等地拍摄取景,主要演员来自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和照金红军小学的学生,影片计划于2021年与广大观众见面,献礼建党100周年。(影艺)

Advertisement for 'Poetry'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poem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Poetry'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poem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People's Literature'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article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Young Writers'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articles and authors.